文谷集 六

踈劄

文谷集卷之十二目録

疏劄二十一首

文谷集卷之十二

疏劄 二十首

待罪疏 乙卯

伏以臣罪犯罔赦誅殛亦輕而過蒙 聖慈曲加覆貸未減薄罰猶且 靳許使 邦憲屈而不伸臺論格而不行臣誠惶惑震悸未曉 聖意之所在也昔宋寧宗卽位踰月相臣有被逐者人皆服其英斷朱熹獨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豈 聖上今日處分亦出於此意容臣爲自處之地耶誠如此則臣雖得逭刑章若

其情跡之不敢自安職名之不可仍帶則 聖明亦必已垂諒矣然而前後 宣諭愈勤愈懇近侍交道敦勉不止優異之 恩數非臣所敢當而違慢之罪戾因此而益加每奉 綸音悶塞駭怵直欲鑽地以入也今夫小官庶僚或以薄過而被駁則猶以冒居職次爲耻況臣雖極無狀職在三事之列且其所蒙何等罪名而耐彈戴罪重入周行以爲 清朝之羞乎至於 國勢之危天災之慘臣雖退伏豈敢忘憂而以臣不才在 朝猷爲亦無無望於萬一之補矧今身負重犯自閔不暇其可與論於共濟之責乎臣之

不敢復進固已決矣遲徊至今亦非本情若 聖明一向强迫必欲其冒沒而就列則臣理窮勢極終必至於妄行直遂雖被犯分慢 命之誅亦有所不暇避也伏乞 聖慈俯察臣崩迫之懇臲卼之勢亟鐫臣職仍正臣罪以肅 朝綱以謝物議且臣以負罪之身義不當冒受 公廩而因該曹煩禀屢勤輸送之 命婞譴之中未即上章請還一倍悚恧晷刻靡寧並乞 收回以安私分不勝萬幸臣無任危怖戰灼之至

再疏

伏以臣雖蒙 恩貸俾免譴何其不敢復入 朝端
仍冒職名則事理甚明竊意辭章之上卽蒙 俞許
而伏奉 聖批大失所圖臣尤不勝其惶隕蹙迫也
夫罔上附下人臣之極罪身無所與而强引自當豈
常情之所欲哉臺啓中狼藉辭說無非臣之罪目則
其爲負犯可謂彰露無餘矣臣於此固不敢厭然掩
匿自處以無罪之人而 殿下雖欲置臣於無罪之
地亦安可得也今 殿下乃以元無所嫌爲教而責
其强爲引咎有若臣之陳懇可已而不已者然臣竊
惑焉臣竊悶焉自昔相臣之以劾去者多矣其人賢

於臣其罪輕於臣者何限而一被駁議不敢仍處其
位爲其上者亦不强使就列至於　先朝三公俱被
彈論鼎席一空而　先大王雖不從臺啓終亦並許
遞職豈不以大臣百僚之首朝野之所具瞻冒耻在
位所損非細也今臣負此罪名靦然復進則一身廉
義之喪固不足言而　國體由是而壞矣相職由是
而輕矣　盛朝禮使臣下之道亦將由是而掃地矣
以　殿下之明聖獨不念及於此乎臣受　三朝恩
渥與天無極休戚存亡義當與　國同之身雖退屛
豈忍一日忘吾　君哉倘　殿下俯軫簪履之舊不

欲終棄而臣亦賴天之靈一息苟延則洗舊愆圖新效或不無其日而即今情跡之難安實有如上所陳雖　恩旨荐沓　威命敦迫終不敢奉承只竢鈇鉞之誅而已臣疾痛之極不暇緩聲瀆冒　宸嚴語無倫序死罪死罪伏乞　聖慈更加諒察將臣職名亟賜鐫免俾臣歸伏田里守分畢命以終生成之惠千萬幸甚臣無任崩迫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之連章哀籲不敢冒進者非為私便身圖亦非為飾虛讓應文具也誠以身負重犯不宜復齒周

行以重其辱名器喪廉義之罪也　聖明不諒尚靳
斥黜反降恩旨前後相續至遣近侍口宣别諭俾之
偕來此豈臣之賤分所敢承當感泣之餘震懼罔措
竊念臣非如要名索價之士必待恩禮之隆而後始
進則　殿下之恩禮愈隆而臣之情跡愈蹙中外之
觀聽愈駭其所以寵臣者適所以增臣之罪而其所
以必欲致臣者適所以使臣有退而無進也豈　殿
下於此或未之深思耶且伏承　聖諭責臣以不念
國事　殿下之欲致臣者非欲榮臣之身也必將
求其有補於　國事矣第未知臣之造　朝其將進

何說做何事以副　殿下之所須耶臣欲以天災
國虞警戒於　上則近來言及於此者　殿下罪之
以恐動矣朝臣斥之以虛喝矣若爲此之嫌謂天變
不足畏　國勢無可憂則欺天罔上莫甚於此非臣
之所敢出也臣欲隨事盡言以補　袞職則　殿下
旣著爲禁令以塞言路一有逆耳訶責不饒使臣觸
犯忌諱則其言必不入於　黈纊使臣投合阿諛則
投合阿諛之言不患其不多豈必待臣而聞之也臣
欲進退人物則黜陟之際先被黨私之目而威福在
下終必爲臣之罪矣臣欲鎭靜　朝著則以臣精誠

力量固難望於辨此而不分是非不別淑慝含糊混圖強名調停又非臣之所能也至於懷忮逞憾陰濟其私改頭換面趨事新貴臣雖汚下決不忍爲也如是而徒竊其爵祿以爲一身之榮則

殿下將何取於臣而亦何求而不得如此之人哉且兩司之啓以宋時烈爲壞禮之首罪而以傅會宋時烈之論爲竄黜諸臣之罪案今時烈旣被遠竄之律安有首罪者至於竄逐而傅會者全然無事之理乎此尤臣之不敢冒進者也伏乞

聖慈俯察危迫之懇亟命削臣職名仍正臣前後罪犯以嚴

邦憲以安微分不勝

萬幸臣無任惶怖戰灼之至

五疏

伏以臣冒陳私懇屢干 天威荐承 恩諭一未祗詣僭越逋慢之罪罔已積矣至於日昨入對仰承面命慰勉之旨不翅丁寧而臣罪名難湔公議可畏終不得承奉 教令還出城外更尋前請此雖出於萬萬不獲已揆以分義安所逃其罪哉不意 聖度包容譴何不及恩數隆異諭召不置臣誠惶愧感篆繼之以涕泣也臣雖無狀不至全昧人臣之義如其情跡不至於大難安則値此 國勢之憂危天災之

孔修兼且前後　聖諭之懃懇如此敦迫如此此何敢
一向違拒自速重誅哉　聖明每以臣爲强引不當
之嫌昨亦以　先朝旣已區別臺論只擧終始叅啓
者爲教矣此誠有不然者今日之罪與不罪未必一
遵　先朝之處分則臺論旣發之後何敢復論　先
朝之事乎且賔廳之啓前後至四而臣於末終一啓
雖不叅於入奏之時同在禁中靡不與議則造意立
言實同其終始矣況臺啓中旣曰除一二番叅啓者
外並請論罪而又有其名在上之語臣旣叅三啓名
在上頭則臣之同入彈論尤較著矣以此而謂之區

別臣所未曉而在臣自處之道亦何可論其區別與否以爲苟免之計乎臣之得免刑章雖荷 天地之至仁而仍保職名實是事理之所必無此臣所以抵死不敢冒進者也玆敢畢陳情實以冀 垂察伏乞
聖慈俯諒崩迫之懇將臣職名亟賜鐫免仍治臣前後違 命之罪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悚慮屛營之至

七疏

伏以臣久屛城外屢違 召旨逋慢之罪臣豈不知近侍相望 聖諭勤篤隆異之 恩臣豈敢忘職忝

輔相義共休戚艱危之憂臣豈獨無然其一味退縮
徒事煩籲者豈臣之本情哉誠出於畏義揣分萬萬
不獲已也至於近日臣之難進之勢更加一層不得
不冒陳焉臣兄壽興纔蒙 恩宥而兩司齊發還收
之請以罔上不道爲其罪案臣兄之罪卽臣之罪也
臣於此已極震駭而況其啓辭中有曰竄黜諸臣之
倖免乃無法也當此之時臣何敢逆犯方張之議肆
然冒進以重其蔑法無忌憚之罪哉臣之卽今情跡
誠有欲進而不可得者矣 聖明若以事理推之亦
可以俯察臣之不敢進非出於慢 命也伏乞 聖

慈憐臣窮蹙之狀諒臣危迫之懇亟削臣職仍正臣
罪以謝物議以安愚分千萬幸甚臣無任瞻 天望
日涕泣戰灼之至

八疏

伏以臣之進退跋疐理窮而勢迫矣臣之前後號籲
辭殫而意竭矣以 殿下天地之仁日月之明而猶
不察其情而遂其懇臣仰跼俯蹐靡所因極至於近
日又有一倍難進之勢竊意 聖慈必有以垂諒而
伏奉 批旨又以强爲引咎爲教此由臣之誠意淺
薄不能感回 天聽而亦莫非臣之立 朝事上

無足以取信致令　聖明不復以廉義責臣也撫躬慚悼尚誰咎哉然臣之退縮不敢進非獨臣之私分固然也薄罰之不可不施大臣陳之矣物議之猶且未已臺諫言之矣以至當　朝諸臣皆以不當進之人待臣獨　聖明眷顧敦迫至此耳臣雖欲抗首冒進勉承　恩諭其如嗔責之四至何哉其如名器之重辱何哉一身顚沛有未暇論也伏乞　聖慈將臣情實理勢更加參究亟先鐫免臣職名以幸公私臣無任戰灼懇祈之至

九疏

伏以臣之坐違 嚴命凡幾遭矣每承 聖諭添一罪戾只冀遄蒙 罷免少安分義而不意昨者又辱近密之臣傳宣 聖批辭旨勤懇有加於前諭之以國事危急之勢責之以世祿臣救之義臣奉讀至此感涕自迸不覺五情之錯亂也嗚呼臣之荷 累朝罔極之恩同 國家休戚之義豈但以世祿之臣也以臣庸陋無狀猥蒙我 先王翦拂之誤恩忝受輔養之 命仍齒賓僚之列獲侍 殿下於胄筵者首尾殆近十年矣雖無螢爝之微光仰裨 离明而若其區區愛戴之誠自謂萬倍於他人矣及至 踐

祚以來仁聲大播萬品咸覩未死餘生哀慶交集猶
恐一政一令之或違於天則或咈於人情有累 初
服之治耿耿此心實鬼神之所監臨也臣救艱危雖
非臣之所可任而惟其才力所及殫誠盡瘁以效古
人送往事居之義者卽臣之所自誓於方寸也不幸
罪犯已露名義已喪一觸危機萬事瓦裂雖欲更圖
襪線之補有不可得矣反顧初心旣悲且慚命之窮
矣尚復何言然臣豈舍我 殿下者哉生則隕首死
則結草是臣報 聖恩之職分也至於今日冒進終
有所不敢誠出於畏時議也尊 國體也豈臣之所

欲哉伏乞 聖慈曲加憐察將臣所帶職名亟許鐫免公私不勝大幸臣無任惶隕崩迫之至

十一疏

伏以臣屢蒙 諭召旣不得趨承則不容一日仍帶職名以重其罪戾而自有兩司齊發之論臣之情跡誠有萬倍危蹙者當衆怒日激之日冒上控免之章亦有所嫌畏只自悚息退縮以竢矣不意昨者 聖諭特宣令又 召牌遠降臣於此驚惑惶感不知所以厝身也臣之本來負犯姑舍不論卽今難進之勢不翅前日則何敢徒貪 恩寵靦然就列使 聖明

受好惡未盡明之譏而自甘爲蔑廉義無忌憚之人
乎況枚卜之擧何等重大而以臣罪累之蹤乃敢與
議於其間乎臣非不知不竢駕屨其義至嚴而終未
免坐孤　嚴命臣罪至此尤萬萬矣昨承　聖教以
客使將至促臣入來使臣而可進豈待於客使如其
不可進又豈以客使之行爲去就哉況遞臣之職改
卜賢德則鼎席不患於不備而其爲利益於　國家
多矣何必虛拘此決不敢進之臣致令　國事終至
於狼狽乎此誠臣之所未曉也伏乞　聖慈俯憐崩
迫情懇兼察公私理勢將臣職名亟許鐫免仍治臣

違慢之罪以爲人臣之戒不勝萬幸臣無任悚懼戰
灼之至

十二疏

伏以臣身負罔貸之罪而反紆不世之　恩數屢犯
違　命之誅而尚保匪據之職名事理大乖分義都
喪人雖不言臣豈敢自安昨者得見傳　諭承旨復
命後附陳之啓臣之前後罪狀羅列而無餘即一
彈文也看來駭怖不寒而栗臣若呶呶自辨不唯重
損事體又必有以力戰公議添臣之罪案唯當縮首
緘口一任其呼牛呼馬尚何言哉第其所謂恩有所

蔑而法有所不行云者誠是切至之論也恩賞威刑
王者大柄一有舛施其害非細綠臣無狀致令貽累
聖明臣之向日之疏所謂其所以寵臣者適所以
增臣之罪者實爲此懼也今雖擢臣之髮何足以數
其罪哉　殿下苟不亟免臣職黜而遠之則好惡用
舍無以允愜時議而將來禍害恐不止於臣之一身
也伏乞　聖慈諒臣情跡之終不可復進先削臣名
於　朝籍仍令有司議臣罪律以謝言者以遂微分
千萬幸甚臣無任震悚崩迫之至

十四疏

伏以臣之退伏城外四閱月于玆而難進之勢日加
一層至于今日而極矣自作之孽臣固自知 聖上
滌瑕棄垢之洪恩臣亦非不知則其欲感惕趨 命
少贖前愆者豈待人言而後自勉哉顧緣罪大釁深
有不可以湔洗者陰排顯攻前後迭出雖盱瞪媢火
色可怕設令臣靦然冒進曷嘗有見嫉於時議如此
而可以獲保其身者乎其身之不能保則雖欲殫誠
效力以副 聖明蕩平之盛心亦安可得也與其旣
進而終陷於罟擭寧受違慢之誅於 君父之前也
臣之釋褐通籍始在於 孝宗大王勵精圖治之日

出入從班殆近十年自幸其身逢千一之會策駑鞭
蹇唯恐或後逮至 先朝致位隆顯而無他報效之
路只以奔走職次不避顚仆爲期況今 聖明御極
治化方新昔之高蹈深藏之士亦莫不彈冠振弁嬪
然而列於 朝則如臣受 恩 累朝義同休戚者
荷 聖上隆渥異禮出尋常萬萬而猶且終始撕捱
自甘爲孤 恩辱 命之歸此豈臣之本情哉可見
其形跡情勢之萬不獲已也今臣退則安私分而幸
國事進則速身禍而累 聖德臣之一已禍福固
不暇計而 國家之利害由是而判焉豈 聖明獨

不念及於此而徒以敦迫爲事乎卽今客使方到鼎
席不備虛待必不進之臣而不早變通臣尤未知其
可也伏乞　聖慈曲加諒察亟許鐫免臣職俾得屛
身鄕里沒齒省愆以終　天地之大德不勝至幸臣
無任惶隕危怖之至

辭判中樞兼請寢　崇陵展謁劄

伏以臣迫於　勸諭冒昧趨　命幸蒙　聖慈矜察
微懇許遞職名俾遂私分　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勝
量感篆攢頌繼以涕淚臣之情跡固難偃息於　輦
下臣之進退非有輕重於　朝端而旣承　前席勉

留之旨遽爾退歸誠有所不敢亦有所不忍姑此黽
勉遲徊臣心猶愧物議謂何且臣賤疾添傷於入對
之日彌留沈苦尚淹床席頓無起動之勢西樞新
命訖稽秪謝 魂殿陪祭亦未一參悚惕之極夙宵
靡寧職無閒劇虛帶之罪則一也伏乞 聖慈亟許
罷免俾臣守分投閒省愆養病以保餘喘以圖後效
不勝幸甚仍竊伏念臣有區區所懷不敢以猥越爲
嫌而不盡於 君父之前也 園陵展謁期日已迫
仰惟 聖孝罔極雨露之感方切欲一伸哀於 仙
寢象設之地此固情理之不容已而禮節之不可闕

者也然臣於此竊有不勝其憂者 殿下春秋未盛氣血未完平日 玉趾所及不越乎宮庭至於 踐祚以來前後動駕遠不過東西城門之外而今乃猝然 行幸於數十里之程侵晨而出犯夜而還則輿馬之所撼頓風露之所觸感卽必至之理而其間哭泣之哀登降之勞所以傷損 玉體者又何可勝計也因此而萬有一不豫之候則仰貽 慈聖惟疾之憂當復如何而 先王在天之靈亦豈不大有所驚盡於冥冥之中乎若是則今日之欲展 孝思恐未免爲傷孝之歸也昔在巳丑巳亥之 大喪也 孝

宗大王曁我　先大王初旣不得親詣　玄宮而拜
陵之禮至翌年秋而始擧　二聖出天之孝曾不
以是而有歉焉况以　殿下之冲年少遲展省顧何
損於　聖孝哉嗚呼　國勢之岌業人心之危懼至
于今日而極矣　宗社之所付託臣民之所仰戴只
在於　殿下之一身　殿下其可忽焉自輕而不爲
之戒愼乎卽今　聖躬雖未有著見之疾患日者瞻
望　玉色消瘦殊非曩時之比當此寒暖不調之時
旣易於感傷而且閭巷之間多有拘忌之疾此尤
可懼之甚也臣私憂過慮靡所不至耿耿在中夜不

能寐非不知罪累之蹤不敢與議於　國事淺薄之
辭無足有概於　聖心而受　恩隆厚有懷含默則
臣之負　殿下益大矣玆敢冒死而陳之倘　聖明
恕其僭而察其誠少賜財納則非愚臣之幸實　宗
社臣民之幸也

復拜左議政辭疏

伏以身負重累之臣不宜厠跡　輦轂以玷　清明
之化而　聖上既曲體微懇許遞匪據之任臣亦勉
承　恩旨不敢爲徑退之計他有所不暇顧也不意
新　命遽降以臣代臣驚惶駭惑彌日不定臣之去

職纔及一旬層積之愆尤何暇湔洗方生之物議何
暇消釋而乍遞旋授職名如舊 國體之顚倒莫此
爲甚亦豈 聖上推誠體下之意哉況與臣同罪之
諸臣尚置閒散不復檢舉至於前後言事而違忤時
議者亦在坐廢之科則以臣負犯獨漏文罔至於重
膺枚卜冒據百僚之上豈非事理之大乖舛而私分
之大不安乎 朝家雖不以廉義責臣臣不忍自侮
而忝辱設令臣貪榮喪耻靦然就列 明廷勵翼之
士必有羞與臣同列者矣其何能一朝居也揣分量
義終不敢承當伏乞 聖慈俯察危悃遞臣新授職

名以幸 國事以遂微尚不勝大願臣無任屏營祈
懇之至

四疏

伏以臣連章申懇罄竭底蘊而誠淺辭拙不足以感
回 天聽非惟不卽 許遞至以不顧 國家之岌
岌爲 敎當此憂危孔棘之日臣之材力雖無以裨
補萬一顧臣受 恩之厚如何竊位之重如何而其
敢恝然不顧若越人之視秦瘠哉臣之本情萬萬不
然而 聖敎至此臣罪萬死唯當祗承 嚴命冒昧
出謝顚頓僨敗有不暇顧而第臣賤疾數日以來添

傷於風寒一倍沈篤負席涔涔不能擧頭雖欲黽勉
就列實無自力之望政府重地緣臣久曠臣之情勢
可謂極狼狽而大悶蹙矣且臣畏約蟄伏聾瞽時議
最晚得見戶曹判書吳挺緯疏本則以尹嘉績疏中
所斥之言費辭分疏而援據 孝廟初年之事爲一
的證其所謂直擧其名而獻劄者卽指臣祖父故文
正公臣尚憲而言也當 孝廟嗣服之初故判府事
臣金集以儒林耆德首膺 徵召爲上下所眷倚臣
祖父嘗以宜畀銓衡之意及於劄中挺緯所證盖謂
此也然臣祖父以 三朝元老被 孝廟尊禮之盛

迥出千古事無大小悉以詢咨則以人事君自是大
臣之職擧名陳劄本非過越之事寧有朝議之非士
夫之羞也今挺緯自處之高時望推許之重雖未知
其如何而顧其職則六卿也以六卿而薦冢宰未之
前聞則其可比同於此乎挺緯之當初所陳不過心
有所急率口而發則及其被斥於人也以此皆實庶
合於其疏所謂無隱悃愊之義而必以不襯貼之事
兇攬拗引以爲自飾禦人之計至曰當時朝議不以
爲非又曰獨於臣言爲士大夫羞云云隱然有侵弄
之意 殿下方在冲年雖未及明習故事一世之人

孰不知此而告 君之辭若是其妄肆乎臣聞事君者不敢忘其祖古之義也人之爲言非有干涉於臣之祖父則雖使壞法越分靡所不爲固非臣今日所敢言而竊念臣之祖父歿已二十餘年而猝然爲人口實同歸於士夫所羞之地臣於此何敢自安而亦何忍偪側 朝端與之上下其論乎此亦臣難冒之一端也伏乞 聖慈曲垂矜察將臣職名亟賜鐫攺不勝萬幸且不仕受祿於義無據而臣之虛縻 國廩亦已多矣昨者又煩倉官輸致月俸慚懼之極若負重辜並乞還寢 成命以安微分臣無任戰灼祈

懇之至

七疏

伏以臣之欲一祗謝 恩命久矣不幸病苦尚此縮伏罪戾日積惶蹙靡容昨者竊聞筵臣有所論斥以大臣重臣或不仕或下鄉汚穢 朝廷有若立節爲辭云 前席語秘雖未得其詳而其所謂大臣之不仕者必指臣而言也臣誠駭怖不覺體栗噫臣何嘗有不仕之意哉前後屢違 聖旨自速逋慢之誅者非不欲仕也實是不敢仕也始則罪名至重物議方張後則斥之以不宜帶職目之以偃蹇憤怒以截其

復進之路則臣雖欲仕何可得也至於汚穢　朝廷
尤非臣心之所敢出不知言者何故而先自生疑至
於此也自古人臣之不仕或以才力之不逮或以形
跡之不安或以時議之不容如此者何限而未聞有
以汚穢　朝廷之名加之者也臣之祖父文正公臣
尚憲曾在丁丑亂後爲羣憾所讒構至以不事汚君
爲罪案令臣所遭自是前後一轍以臣祖父而猶不
免此則况於臣之不肖尚何足恠乎然此非言者之
過也向使　聖明不復畀臣以相職加臣以異數則
人言必無自而至矣職名乍遞而旋授　恩眷愈徃

而愈隆致令未伸之物情益增其怫欝則人之攻臣斥臣安得不如此也臣之一身固已付人齒吻任其齮齕而獨惜　聖上之舉錯因臣而失誤　淸朝之名器因臣而玷辱此實臣之罪也且臣肚腹之痛證情非常服藥施灸已經旬日而一味沈苦無望痊可雖欲自力冒進其亦難矣當此憂危罔極之日議政重任不可久曠伏乞　聖慈俯察臣情勢病勢將臣職名亟行鐫削仍命究臣罪犯以謝人言以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崩迫震惕之至

因　嚴旨待罪疏

伏以臣當此萬分艱危之日忝叨萬不近似之任不量情跡之難安才力之不逮徒貪 恩眷冒昧一出自知其不免於顚頓僨敗矣臣誠不佞百不如人上之不能奉 令承 教歸美於 聖德次之不能緘口因舌弗咈於時議下之不能候鼻伺頤干譽於左右惟其愚戇之性妄以爲人臣敬王之道在於格非補闕而不在於巽順贊揚適當入對據事論奏自附於無隱之義曾不料語涉宦寺終爲侮 上之歸也昨於 榻前遽承臣子所不忍聞之 教臣於此魂飛體粟直欲鑽地以入也咫尺 嚴威倉卒自列區

區衷曲何以盡暴退而懍惕求死不獲此無非臣之
立 朝事 君旣無以取信於平日誠淺言深又不
足感格乎 聖心以致自陷於大僇反躬慚悼尚何
言哉第念輕侮 君父人臣之極罪臣旣負此罪名
固不容偃息於穹壤之間況可以晏然厠跡於三事
之列乎安心勿辭之 教已非累臣所敢當而恬不
知懼仍據職次尤非分義之所敢出玆敢冒死哀籲
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俯垂憐察先削臣
職仍治臣罪以爲人臣妄言者之戒千萬幸甚臣無
任震怖崩迫之至

因洪宇遠詆斥辭職疏

伏以臣向者竊聞副提學洪宇遠謂臣汚穢　朝廷
而不仕指斥於　榻前語意甚緊臣雖畏約亦不敢
默默受罪略暴情實於自列之章矣及見宇遠之疏
操切震薄更加一節詆斥臣身靡有餘力臣若又從
而一一陳辨則恐益紛鬧亦損事體而第念彼旣以
經幄之長爲任臣之所忝叨亦是大臣之職且其
論斥之語非如泛泛然相規之比則臣安得晏然而已
乎方今　聖明御極治化維新如臣持身不正事
國不忠者尚據帷席坐妨賢路則人言之來固無足

怔必須亟黜臣身俾不得滓穢於其間然後羣情始可稱快而 朝著得以淸淨矣況此豈獨宇遠一人之見哉方生之論必將不去臣則不已及今臣罪未甚著衆怒未甚激而許其辭退則 聖上保全微臣之恩意庶幾有終而 國事亦不至於大謬矣不然臣恐公私蓄害之並至也臣冒昧一出無補絲毫日者妄言徒勤 嚴旨自分罪戾難逭而旋承 聖諭開示丁寧臣誠感隕不敢爲更辭之計矣今玆所遭又至於此宇遠所謂孤危之蹤未敢自保臣實有之雖欲黽勉遲徊有不可得也臣頃當進詣 園陵之

日見其疏本而 陛辭已迫未遑陳露隱忍至今尤增愧悚伏乞 聖慈察臣情跡終無安存之理亟削臣職名仍命斥其罪而黜之以淸 朝端以謝言者不勝幸甚臣無任惶蹙戰悸之至

陳情乞罷疏

伏以臣之前後違 命廢仕之罪有倍於他人原其本情雖出於惶恐無他揆諸分義固難逃其誅責矣日者筵臣歷擧諸臣之不仕者而以臣爲首旣陳於榻前繼斥於疏中其所謂承宣史官傳 諭相屬而不肯出仕云者卽指臣而言也臣之被譴宜在人

先而昨者伏見 備忘特推諸臣 辭旨極嚴以再
三下諭無意上來爲教臣於此誠不勝其震悸慚惕
也臣之出謝屬耳若其已著之罪不可以旣往而自
掩而 威命之下臣獨漏焉殊非筵臣並擧論罪之
意亦乖 朝家均一用罰之道臣何敢以同罪苟免
爲幸亦何敢以到今供仕爲諉而晏然自安於心乎
臣愆尤層積觸境跋疐進亦罪也退亦罪也非不知
瀆擾 宸嚴又添一罪而公義私分有不容但已者
臣若畏罪泯默不自陳暴則不唯臣罪益重人將謂
臣何哉且臣曾患腹肚之痛已成痼疾乍歇乍劇快

祛無期數日以來一倍作苦黽勉趨走亦所不能一
退之外更無餘望伏乞　聖慈俯察危迫之懇亟鐫
臣職仍正臣罪以肅　朝綱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
無任惶怖戰灼之至

辭職劄

伏以臣病情深苦職事久曠日者疏決之舉推鞫之
坐俱未進參已極惶隕而况旱災切迫　聖心焦勞
特下哀痛之教至欲再行親禱旋因該曹之啓替遣
大臣攝事臣忝在大臣之列固當仰體　聖意不命
其承而不幸有狗馬之疾區區之誠竟莫能自效臣

罪至此一倍難逭顧臣所患諸證日久無減漸至沈篤最是食飮全廢元氣綿綴有若頃刻莫保者然自量疾勢實非旬月之間所可見瘳又何可以政府重地爲臣養病之坊乎且伏聞頃日筵臣有以都堂弘文録因臣病伏而稽延陳於 榻前至有牌招同參之議以臣之故應行之事未免遷就此亦臣曠官妨賢之罪也第念玉堂新録雖重且急爲此而牌招相臣曾未之聞亦未聞以玉堂官而請招相臣者也今日 朝廷雖曰體統大壞如使居相職者有能如古之大臣尚安有此事也此亦臣不似苟冐自取輕蔑

之致也臣之當退之勢不止一端伏乞 聖慈俯察
微懇深念國事將臣職名早許鐫免公私不勝幸甚
以司僕判官被彈事乞免劄
伏以臣昨伏見憲府啓辭以司僕判官洪萬熈爲楊
根郡守而圖遞仍授本職營囑占便之罪論罷蒙
允臣不勝瞿然駭悚之至萬熈仍授本職之請卽臣
之所爲也設令萬熈占便圖遞果如臺啓所云爲提
調者苟不曲循其私何得以售其計乎今營囑者扺
罪而受其營囑者獨免責罰亦事理之所必無也臣
於此誠有不敢晏然者而事之曲折亦不得不略陳

也太僕郎屬職任最緊而其中僉正判官爲尤緊遴
揀久任其來盖久矣及至　孝宗朝尤重廐馬之政
常加飭厲該官差出之際必令政官問于本寺提調
而擬望　聖意所在豈偶然哉是故前後居是職者
率皆久任不許數遞或移他司或授外任則啓請仍
任亦非一二盖以官雖得人不久任則無以責效故
也今萬應之授本任纔過數月曾未有遞易若是之
速者如曰萬應爲人本不合是職則已不然本寺之
循例請仍烏可已也況久任之法載在　國典各司
久任之官一經啓下則政曹懸録於官案雖嘗都目

大政必啓請而後擬望況於常時之政乎此固爲政官者所斤斤謹守不敢廢棄者也臣曾在　先朝待罪銓庯以司僕僉正李喜年有治郡之才備擬於海州牧使之望而以其久任之故啓請乃擬亦所以遵舊典也當萬懸之除郡也該曹旣無啓請之舉而無端直擬如非不察之失未免壞法之歸不料臺閣之論不以此爲非而反以請仍爲罪也從前除外任而仍本職者不但本寺之官爲然如地部武庫之官若此者何限且其見授守令未必皆是望郡腴邑其間得殘薄之邑者亦何限而官長之請仍未嘗以此爲

嫌亦未聞有以厭避營囑罪之者獨於今日遽有此論臣實莫曉其所以也此無非如臣無狀忝冒提調自取賤侮之致尚誰尤哉況京衙豐富之地以臣蹤跡久蹲不去豈不益重其無耻之耻乎伏乞 聖慈察臣情勢之難安亟罷臣本職及所兼提調之任以彰臣遵守舊典之罪以振 朝綱以謝物議不勝幸甚

應 旨進言劄

伏以自古國家之於災異召之非一道所以弭之亦非一道而要不出於君德之闕失朝政之疵累人心

之寃薾也今玆亢旱之災雖未知某事之所召某策之可弭而要亦不出於三者矣然其三者之中亦有輕重大小之别上下之所咨詢而講究者不過輕且小者而於其重且大者反有所忽焉則其所謂弭災之道抑亦末耳臣誠愚淺無所知識然其愛

國之忱不後於恒人當此 國勢危急之日目擊心傷而所欲言者亦多矣惟其輕且小者姑不暇覼縷請以關於大倫大紀者略陳其一二以冀 聖明之財察也嗚呼今之主時論者動必曰明君臣父子之倫而以臣觀之所謂君臣父子之倫未免有不明

而晦者矣何以言之昔漢成帝卽位之初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等奏石顯罪惡徙歸故郡而死司隷校尉王尊劾奏丞相御史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衡慙懼謝罪夫以恭顯之顓恣漢元之昏弱王尊之言尚如此豈不以顓恣之罪雖在於顯而任用之失由於元帝爲元帝之臣子者所不敢暴揚其過終爲卑君尊臣之歸也若王尊者可謂知君臣之義而以匡衡而猶知慙懼則亦可見一端天理之不泯

矣今日朝臣論宋時烈之罪輒以執　國命作威福
爲其罪案至曰人　主不敢正其罪噫　殿下歷考
往牒曷嘗見明君哲辟之在上而下有執國命擅威
福之臣乎援古而論之則若魯之三家漢之卓操唐
之林甫宋之侂胄似道是已此其時爲何等時而其
君爲何如主耶設令時烈誠有擅　國之罪終始委
任而尊寵之者非　孝廟與　先王也耶如使爲此
論者少知王尊尊主之義則時烈固可罪也其言不
宜若是其肆也況以我　孝廟之睿聖神武　先王
之大公至明其肯受制於下任其把弄　國柄而莫

敢正其罪乎徒急於罪時烈而不顧其言之侵犯於
君父豈不爲王尊之罪人乎向者臣強之說發於
北譯之口 君臣上下憤惋痛迫將有辨誣之擧此
豈爲臣下而然哉誠以旣曰臣強則 主弱自在其
中故也其時 慈聖下賔廳之教曰 先王於此果
有一毫近似者耶 慈教所以痛 先王之受誣者
亦在於臣強二字矣人臣之強孰如執國命擅威福
者哉然則今日當辨之誣不在於異國而在於 朝
廷之上在異國則辨之在 朝廷則置之其於義理
果何如也臣竊惑焉嗚呼 殿下冲年在疚所仰恃

者惟　慈聖　慈聖之所鍾情而依倚者亦惟　殿
下則以　殿下出天之孝凡所以慰悅　慈聖之心
者固無所不用其極而奈何人心不淑義理不明爲
殿下之臣子者不能體　殿下之孝思前後進言
於　殿下者率多悖倫而亂常至有勸　殿下以照
管　慈聖之動靜者從古以來未聞以子而照管父
母則斯豈非逆理之言也設令　慈聖果有失德而
於公族之犯重辟者猶曰爲親者諱而必欲覆盖之
則何獨於　慈聖不思春秋諱尊之義耶昔我　宣
祖大王上奉　仁聖　仁順兩大妃誠孝無間而先

正臣李珥嘗惓惓陳戒其言曰國君多事母后而宮
壼之中禮嚴情阻非若家人父子之愉婉于朝夕故
宦寺婦人詐忠之徒易售讒間使明王損其孝哲母
減其慈若非孝敬素孚感于神明則萋斐之說亦可
慮也李珥此言非有疑於　宣祖孝敬之未盡實出
於憂愛之深勉戒之至而　宣祖亦諒其忱誠不以
其言爲過況淸風府院君金佑明之於　國家同休
共戚之義又非他人之比則疏中所陳只是至誠憂
愛之發而　殿下之受以自反不示辭色亦察其意
之無他也至請召致而廷詰有若置對鈎問者然此

何意耶易之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其下文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註之者曰旣言男女之正又推本於父母之嚴觀此則男女內外之位非母與子之謂者豈非灼然甚明而以此援以爲喩固已悖矣至於不貳過之說尤非臣子之所敢出於口也今夫閭巷之人匹敵之間猶不敢對其子而斥其父母之過則指斥 慈聖之過於 殿下之前而曰毋使貳其過是何分義是何道理以 殿下之明睿豈不知其言之悖謬而猶且假借太過曾不嚴辭痛斥如朴瀗狐鼠之輩接踵而起固不足恠也

瀗疏所謂內以驚動 慈聖之心云者其言大不敬
而其心極叵測未知何人以何說而驚動 慈聖
慈聖之所驚動者亦著於何事耶臣以爲毋論其受
人指嗾與否不可不嚴加鞫問得其情而正其罪也
況 慈聖下藥房之教有非臣子所忍聞者而 慈
教之由於瀗疏大臣亦已承 教於 榻前矣 慈
聖宿患沉痾之中苶羸叵創氣力之澌綴誠有不勝
其懍懍者憂哀之所焦鑠有非藥餌之所可責效而
今又因此盡傷以致 玉體之增其不豫則 殿下
當作何如懷耶語曰孝莫大於寧親 殿下今日孝

慈聖之道莫大於慰安其心治姦人誣詆之罪少慰　慈聖之心此亦保護之一道也於此而苟或處之不嚴則日後凶悖之言必不止此而無以彰　聖上之孝解中外之惑矣豈不大可懼哉濦之情狀　聖上亦旣洞燭特下拿鞫之命而趙嗣基之公然投疏至以歸愆　慈殿爲恐動　君上之計可謂無忌憚之甚矣嗣基被譴之後右濦之徒汔可少戢而百計營救靡所不至至於合辭請釋於　前席如恐不及其爲濦地則至矣獨不爲　慈聖地乎如此而謂之明君臣父子之倫非臣之所敢知也植樫等以

王室至親苟 兩朝罔極之恩犯前古所無之罪人
心之所共憤 邦憲之所不貸而 殿下屈法伸恩
只施寬配之典此固盛德事也在楨㮄保全之道亦
可謂幸矣纔及半年遽 命全釋不幾於恩勝而滅
法乎然而此舉初出於 慈聖與 殿下之特恩則
不害爲親親之仁而至於自下力請汲汲然猶恐放
還之不早豈非大可寒心者乎今之言者每引周家
議親之法而三宥不對獨不載於周禮乎臣盡執法
之義君存睦族之仁固是古今不易之道貸死之
命猶可以將順而賜環之請何所據而發也且聞其

分疏之語至以爲初非重大之罪比如人家子弟之
近婢僕於父兄之前云是何言也是何言也 先王
之所深憂而難處者 慈聖曾已親諭於臣隣矣如
不以 先王之憂爲不當憂而 慈聖之教爲未必
信則必不敢肆然爲此言也明君臣父子之倫者亦
如此乎嗚呼凡臣所陳無非關於大倫大紀者而其
淆亂斁敗乃至於此必使之敦叙昭揭然後 君德
可修 朝政可理人心可悅不然臣恐其日就於泯
泯棼棼而莫之救也至若末務細瘼之罷施庶獄輕
囚之疏釋行之可也不行亦可也欲以此而感回天

怒迓續　邦命不亦左乎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大犯時諱徒速身禍而顧臣猥以無似蒙被　孝廟先王之恩與天無極致位三事涯分已滿目見憂危孔棘顚隮將廹若復怵畏嫌忌不盡其愚忠是臣負殿下之罪終無所逃免而亦臣心之所不忍也且臣日昨乞言之會病未入對旣承書進之　命終難泯默玆敢冒死而言之惟　聖明少賜澄省則豈但微臣之幸也

文谷集卷之十二

文谷集卷之十三目録

疏劄 三十首

陳情劄

因宋光淵疏斥乞免劄

因朴泰輔疏斥辭免劄

文谷集卷之十三

疏劄 三十首

在鐵原謫中辭特拜領議政疏 庚申

伏以臣以小器庸品蒙被 三朝不世之遇名位旣極而報效全蔑其辜 恩負 國之罪固已多矣乃者一發妄言重觸時忌若以前後諸臣之聲罪臣者議臣之律則雖滅身沈宗亦有不足以贖者而特賴天地父母之德薄施行遣旋許內移俾臣偃息善地以至今日於臣私分亦已幸矣唯日夜頌祝 聖恩而已不料千萬夢寐之外 霈澤纔頒 叙命隨

下遠辱近侍再宣 召旨至於起之徒配之中置之
冎席之上尤是曠世不常有之 異數臣承 命惶
駭震越靡定且臣竊聞 聖教追擧前事開示丁寧
賤臣心事昭釋無遺不翅若開覆盆而揭白日斯誠
終古人臣所不能得之於君父者而顧臣何人乃敢
得此於 聖明之朝哉拜稽莊誦感淚如瀉臣今日
奉此 教雖明日就木亦可以無憾矣以臣滓穢之
蹤雖不堪復厠周行而一進 天陛仰申叩謝之忱
更瞻 清光少紓犬馬之戀然後退塡丘壑則臣之
志願畢矣此固分義之所當然情理之不容已者而

不幸臣遘疾危惡出入人鬼之關已三朔於此矣卽
今痰火上逆胸膈痞塞之證迭相作苦有進無退呼
吸往往不通坐臥亦至須人雖欲致身於 京闕之
下實無一分自力之路臣之情勢旣悲且艱矣況首
揆之任百責所萃雖使加臣數等者當時平無事之
日尚難於稱塞況於今日乎況如臣之萬萬不似乎
殿下旣俯燭賤臣情犯之可恕則滌其罪籍許令
沒齒於田里亦可爲終始生成之惠何必不量人器
强委重任以駭羣聽以累 聖鑑哉伏乞 聖慈諒
臣危迫之懇匪出飾讓察臣陋妄之狀已試無用亟

先收回新命 國事幸甚愚臣幸甚臣無任瞻 天
望 日戰灼屛營之至

辭鞫廳賞格劄

伏以臣以萬萬無似過蒙 洪私起自罪籍猥叨重
寄適値逆節之變冒當按獄之列其在沐浴請討之
義豈敢不盡其心力哉顧臣見識疎闇訊讞失宜不
能鈎覈獄情根治凶黨使妖腰亂領逋漏於天網朝
論巷議怫鬱而憤惋究厥所由責實在臣而不意臣
名亦入於鞫廳諸臣論賞之中臣於此不覺惶惑失
圖也臣之得免譴何亦云幸矣何敢混被便蕃之錫

以駭羣聽哉伏乞亟收賜馬之 命以安愚分且臣再昨 前席以勘勳還寢之意妄有所陳矣繼有臺臣論啓而 聖批至以非人臣爲 國之道爲教若以爭執此事爲罪臣實爲首 聖教之下臣罪自著誠有不敢晏然者震惕之極伏地待罪仍念討逆録功匪今斯今言路請寢曾亦有之則今日臺臣之論不過爲事體之重是豈少爲 國之誠而然哉苟聖意有所靳難則從容開示亦何所不可而前後批旨未免過當使臺閣多官不安其職豈不有乖於聽納之道乎臣區區憂愛之私竊恐 聖明一辭令

之發或失其中敢於竢罪之章並此附陳尤增死罪

辭食物劄

伏以臣日昨伏聞食物輸送之命並及於賤臣臣不勝驚惶慚惕之至臣前月赴朝隨例受祿何敢與他大臣之拜命於過科之後者混被周急之異恩哉况臣以罪纍餘喘遽蒙隆渥處匪據之位竊無德之祿一籌半畫蔑有裨補素餐之愧浮食之譏固已多矣今乃旣受常廩又承格外之别賜若固有之則是何異賤夫之壟斷哉不唯在臣私義决不敢冒受聖朝匪頒之典亦不容如是無章伏乞

俯垂諒察亟收成命以安微分千萬至幸

未赴疏決待罪乞遞劄

伏以臣疾病深重職事曠廢公義私分不容一向叨冒而前後陳懇未蒙 矜許惶隕悶迫若負重戾況今天旱太甚 聖心焦勞旣命疏決罪囚又將遣大臣祈禱臣雖無狀亦有一端知識當此之時忝居大臣之後何敢冥然不動自速逋慢之誅哉不幸狗馬之疾漸入危惡之境少有勞動火逆氣塞誠無以自致於 天陛之下息偃私室坐違 嚴命臣罪至此實合萬殞伏乞 聖明亟先治臣之罪仍許鐫免臣

職名公私不勝幸甚且臣有區區所懷而今旣病不
得入對亦不敢終於隱默而已也日者 前席僚相
以宋時烈宋浚吉事陳白而仍及嫡統之說臣於此
有不敢自安於心者欲有所開列而煩猥是懼囁嚅
而退慚悚在中久而未已仍念君臣猶父子也父子
之間何言不盡臣請昧死而言之仍請其罪焉曾在
甲寅冬臣忝爲院相留待於賓廳伊時宋時烈承
召來到江上欲以一疏陳情遂示疏草於臣所謂嫡
統何歸卽其疏中語也臣答以 聖上方在諒陰之
中此等論說姑徐爲宜云而厥後旋有郭世楗之疏

時烈跧䆮還鄕其疏遂不得上矣到今　聖明因李
惟泰所引宋時烈嫡統之語特施內移之典如使時
烈甲寅之疏卽徹於　睿覽則時烈本情之不在於
貶降不辨自明而　聖朝渙釋之恩必無待於今日
矣臣初旣勸止其疏及至時烈被譴之日臣方在
朝而亦畏嫌不言致令　日月之明未燭媒孽之罪
橫加以至六年之久臣之罪咎於是乎難逭矣臣若
欲掩其罪不以自列則是內欺其心而上欺　君父
也非臣之所忍爲也今當　更化之初不可不先正
臣罪以爲人臣畏罪不言者之戒以肅　朝綱以安

私分伏惟 聖明財察焉臣無任惶懍戰灼之至

辭本職及兼帶提調劄

伏以惟天惟 祖宗眷佑我國家 聖心大警政令一新凶徒就辟朝野清寧玆實萬世無疆之休而昨者決獄未訖甘澍隨霈萎枯以蘇跛躄皆抃信乎天人感應之理不翅桴鼓影響之捷推此一心準之四海則堯舜三代之治亦不外是矣凡厥戴弁垂紳之士罔不激昂奮厲欣逢千一之會各圖自效其尺寸況臣脫萬死之中致百僚之上受 恩至隆承委至重其欲竭智殫忠以少答其 寵眷而塞其職分者

庸有量哉不幸臣身嬰痼疾望絶陳力廢職屛伏已
浹一旬上孤　聖明委寄之德意下負微臣圖報之
志願撫躬顧義旣悼且慚盖臣所患專是火熱又當
大火用事之節諸證之增劇理所必至而前頭瘳復
亦難以時月爲期議政之職百責所萃一日曠任其
害猶大豈容費日虛帶以病　國事而妨賢路哉伏
乞　聖慈更加矜察亟賜鐫免公私實爲萬幸且臣
精力孱瘁不堪兼摠衆務頃於　榻前敢有所懇而
未蒙　俞許悶蹙而退仍念諸司提調無論緊漫各
有檢察之事至於　璿系釐正事體最重而不得一

赴會坐譯院講肄例在季朔而未免過時廢閣緣臣病伏到底瘝曠乃至於此此尤臣之所悚懼不安者也臣之所兼　宗廟署社稷署釐正廳訓鍊都監奉常寺軍器寺司譯院等都提調雖未蒙一併　許遞就其中　酌量處分使臣身免埤益之重　國家絕偏任之譏則豈勝幸甚茲敢冒申前懇仰籲　宸嚴臣無任惶隕屏營之至

辭內醫院都提調劄

伏以臣日昨上劄陳懇所兼提調乞　賜裁處而伏蒙　聖慈體念許免釐正司譯兩任臣誠感戴如新

受職第臣淹病之中神思昏瞀劄末歷舉諸司提調
而獨藥房提調闕而不論古人奏事上前誤失馬字
一點猶恐譴死今臣告　上之辭有此遺錯烏得免
不謹之罪哉臣不勝伏地惶恐且臣職忝保護之地
病阻　起居之列分義所在尤不敢自安伏乞亟
命遞臣兼帶藥房之任以便公私

請還寢李師命都堂錄圈點之　命劄

伏以昔孔子答仲弓問政而以先有司爲先蓋設爲
衆職各有所司必先之於彼以考其成功然後體統
立而已不勞矣夫仲弓季氏之家臣而夫子猶以此

爲訓況爲人君上其可忽斯義哉故朱子曰先有司
而後紀綱立范祖禹之言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
矣叔季以來體統亂而紀綱壞者率由於上侵下職
以貽叢脞之譏可不戒哉臣曰昨伏見 備忘以都
堂弘文録有所指名 下教使之一體圈點臣竊以
爲未當也 國家選 經幄之臣最加難愼既令本
館抄録又命政府大臣以下與館閣銓曹諸臣齊會
圈點以定其取舍事體可謂重矣既選而不精則從
而駁正可也今自 上頣降指揮大非先有司之義
而在下者唯 上命是承有若該司小官奉行成命

者然則日後之弊有不可勝言以 殿下之聖明豈不念及於此耶且 殿下愛其人之才欲試之用則尤宜有以裁培而成就之可也若驟加以非常之舉使外議有所疵摘則爲其人者亦必蹙然不敢當非所以奬進其才之意竊恐 殿下未之深思也一人選用之差遲無甚關重而 聖明一舉措之間或至損 國體而啓後弊則所關非細臣忝在大臣之後義不容含默欲一 面陳而登對未易玆敢冒進一劄略貢瞽見伏惟 聖明試賜澄省而財處之幸甚

辭摠裁官劄

伏以臣昨者伏見吏曹移牒以臣爲實錄摠裁官者
臣承　命悸恐罔知攸處竊念　國史監修責任至
重從古以來最難其選盖秉筆草創雖自有主者而
若其斟酌損益以董成其事則專在於摠裁官以故
必擇大臣之有文學地望者以畀之夫豈人人所敢
冒據哉況今改修之舉視初自別使淆訛者歸正疎
漏者畢該而　先王盛德嘉謨益盡其闡揚者其功
益殷而其責益大矣臣本蔑學寡識全昧史家典則
而重以精力已替聰明已耗尋常應事亦多憒瞀顚
錯其何能裁定取舍於編摩筆削之地哉臣以萬萬

無似蒙 先朝不世之恩旣未能少效涓埃又未能
先蓐螻蟻此臣貫心之痛愈久而未已者也今幸得
備修史之列於此而竭其心力以少賛摹天晝日之
功則亦臣報效之一道也區區微願唯在於此而第
臣才力之難强如上所陳斷無一分承當之望臣誠
撫躬而自悼也伏乞 聖明俯諒臣之所辭實出衷
悃亟命遞臣摠裁之任回授可堪之人公私幸甚臣
無任惶悶祈懇之至

辭鞫廳賞典劄

伏以日者伏聞有鞫廳大臣以下書啓之 命臣竊

恐 聖明將有施賞之舉適當入對之日敢有所達
盖前後設鞫旣是一貫獄事則再行賞典實涉無章
冀及其 成命未下而還寢之也反覆力陳未回
天聽而玆者 恩賞遂頒廐馬之賜亦及於臣是臣
前席之言終歸飾讓而 聖上所以處分者未免
爲謬舉誠不勝其駭惑慚悚也設令臣實有可紀之
勞固不當疊受便蕃之錫況凶徒之伏法獄情之畢
露豈臣隨例按問所能致者哉 國家礪世之道唯
在賞罰一有僭忲所關非細不可以微小而忽之臣
之苦辭至此者不但爲私義之不安也伏乞 聖明

深諒事理體例亟收賜馬之命工　萬幸甚

乞免兼陳所懷劄

伏以臣賤疾苦重更無自力之望而陳章蘄免未蒙矜許遣醫賜藥反紆　恩數臣誠惶隕感泣罔知所措臣之因病曠職已踰一旬矣病勢轉加職事多曠進退狼狽實爲悶迫自承　批諭亦已有日而不敢爲更辭之計者非唯瀆擾是懼亦庶幾仰賴　聖慈或得以少蘇也顧臣之病源委既深藥餌罔效熱上頭痛之證一向作苦真元銷鑠生意索然目今朝家多事固非臣子言病之時况臣所叨職責如何

而息偃在床起動無期此豈臣所敢晷刻自安者哉
伏乞　天地父母更加憐察亟許遞免以幸　國事
以全微喘且臣竊有區區所懷不得不並陳日昨以
追録勳籍事伏承　下詢臣亦隨衆略獻愚見矣伏
見　備忘擧臣獻議中一句語仍有勘定之　命臣
於此不勝其悚恧也其所謂有功不録爲可惜云者
只是文字間泛論而若其結語之歸重者則專在於
無可據之例有難輕議也今　聖上處分取其泛論
而不用其歸重之語此實非臣獻議本意而亦恐有
乖於　聖上詢謀聽言之道也且此追録之擧無論

事體當否 國家大小事必據法例而行之況旂常紀績何等重典而不問前例之有無遽爾斷定於羣議之外以來後世之譏議以啓無窮之流弊乎更望
聖明深察事體之重且令博考故事而審處之不勝幸甚

請乞暇省墓劄

伏以臣之父母墳在畿內楊州地臣去 國六年久闕省掃自臣蒙 恩入都適値討逆方急 朝家多故不暇以私懇仰恩趑趄至今忽已踰半歲矣瞻望松楸不崇朝可至而尚不得一上丘壠霜露旣降豺

獮亦祭日夕怵惕寢夢靡寧區區情事豈勝陳暴如蒙　聖慈俯垂矜察特丐數日之暇俾臣少伸微悃則　天恩實爲罔極朝臣掃墓自有公格而目今鞫獄雖訖而星文示警方當　宵旰憂虞之日不敢隨例請由玆用冒昧煩瀆臣無任兢惶切迫之至

書進　榻前所奏劄

伏以昨者　殿下因星象報異大警動于心登進公卿諸臣于前親詢弭災之策從容咨訪至于丙夜不繼以倦色卽此一舉亦可以感回天怒矣甚盛甚盛第臣無似猥忝輔弼之任智慮淺短學識空疎不能

敷陳格王正事之道以對揚 休命退而慚悚彌日
耿耿臣旣以諸臣奏對之言並令書進事仰禀得
旨矣顧臣所陳誠爲固陋無足采者且緣倉卒忩擾
或有舉其端而未竟其語者或有提其事而未究其
義者無以發明其本意玆敢略爲衍補以成文理謹
以錄諸別紙隨衆投進仰塵 睿覽外仍竊伏念今
此諸臣之各陳所懷雖未有奇謀異策亦無非關於
君德切於民瘼而同出於憂愛匡救之誠 殿下
果能擇其善者而力行之則亦可爲弭災之圖矣董
仲舒漢之大儒也其明於天人之際非後世俗士所

可及而至論人君事天之道不過曰事在彊勉而已如其彊勉一言足矣不然而徒爲一時口耳之資則雖嘉謨嘉猷日陳於前尚何利益之有哉然其所謂彊勉者亦不可以空言爲也必也修德而有修德之實講學而有講學之實愛民而有愛民之實然後方可謂之彊勉而天休滋至諸福可致矣伏願　殿下留神體念焉昔朱子之遇災告其君也其勤勤勸勉者唯以商中宗高宗之修德正事爲第一義愚臣今日之言雖甚迂踈亦不爲無稽惟　聖明不以人廢言則幸甚

別紙

天象玄遠固未易推測雖不可傅會穿鑿必謂某變爲某事之應而古人云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桴鼓考之前史昭昭不爽豈非可懼之甚也凡休咎之徵隨類而至人君應天之道亦各以其類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盖以此也彗者猶篲也所以除舊布新也人君苟能體天之象懋修實德以能舍舊圖新則亦可以變災爲祥矣昔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嬰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欲德之無穢

豈外於側身修行哉恐懼修省雖是腐儒常談人君之修厥德人臣之戒其君捨此無他道矣今 聖明勤學求治孜孜如不及固無失德之可議而第念臨筵接下之際莊敬自持則固臣僚之所共仰矣至於深宮宴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亦能如此否乎先儒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必須操存省察不以幽顯而有間一心寅畏常如對越上帝無愧屋漏然後德可修而災可弭矣端本清源之道莫先於嚴宮禁宮禁不嚴則邪逕啓而女謁行國家之事皆不得出乎正而其爲君德之玷累大矣禮云外言不入於

梱內言不出於梱令夫百里之宰其任至卑微也衙門不肅則無以臨民而出治況於君人之尊而不能嚴宮禁則其何以爲四方之則而昭平明之治乎臣頃在鞫廳見罪人萬鐵招辭 仁祖朝老宮人傳說禁中龍變宮家女僕出入 大內敢言不敢言之事云至尊至嚴之地有此流播外間之言無論其言之虛實豈非宮禁不嚴有以致之也臣願 聖明惕然以此爲戒必以嚴內治爲御家邦之本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臨臣民自心術之微以至政令施措之間苟能一出於公不使

分毫私意紊錯於其間則天理勝而人欲退可致蕩
蕩平平之治矣况今　更化之初方將一洗舊染之
汚必須克去私之一字如以一刀斷下然後　國事
可做而弊俗可變此誠　君臣上下之所宜加意勉
勵者也民生之困悴莫甚於今日誠有倒懸之急而
愁讟之叢萃最在於身役之偏重此固　朝家之所
審知大小臣僚之所共言而尚未有以大變通者以
其不得善策也知民疾苦諉以無策而不救者古今
天下之所未有也豈不大可寒心哉軍兵徵布兒弱
逃故之類今方行查諸道將有蕩滌之擧而　國儲

匱竭經用不給無以充補其所減之數此最難處今
雖限年減布終非可繼之道不過爲一時姑息之惠
不可不別樣講究以救軍民剝膚之急也 國儲之
匱乏之雖由於凶歉之連仍而亦恐浮費之有所不節
也愛民之道莫先於節用雖有愛民之心而不能節
用則澤不下究矣人君節損一分則民被一分之惠
節損二分則民被二分之惠昔漢文帝身衣弋綈貴
惜百金而終致紅粟朽緡之盛願 聖明常於日用
服御之間必以惜費爲心俾不至於侈用傷財則軍
民積弊庶有可救之勢矣向者數年之間柄任之臣

壞亂　朝政終至釀成凶逆之變自底覆敗諸臣之在罪籍者並蒙　收召布列　朝端仰惟　聖心非欲以尊寵其人而假借其爵禄也欲其戮力　國事無踵前人之爲也今若因循覆轍不思懲前毖後之道私意橫流猶前也怠慢職事猶前也貪財漁色猶前也蔑棄法制猶前也若是則　朝廷之上特易其人耳與向時何别哉今　聖明遇災警懼求助臣隣引對咨詢至于夜分其至誠所存藹然可見入侍諸臣咫尺　天威亦誰不精白一心思有以奮厲率職哉臣願　聖明堅持今日之心常如對臣隣之際而

諸臣退而相與戒勗亦常如今夜親承　聖教之時則上下交修之道庶其在此而災異不患不弭　國事不患不理矣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日者登對面陳修省弭災之道而縷縷勤懇無非格言至論深用感歎如有所得矣慮或有未盡之事繼陳章牘誠誨殊切微卿憂國愛君之丹忱何能若是其眷眷不已乎嘉尚之懷益切于中予雖不敏可不置諸左右留心省察焉别紙中節用省費一款當與大臣及攸司之臣熟講而處之

因僚相劄陳情乞免劄

伏以臣伏見左議政閔鼎重疏辭不勝瞿然之至頃於服制之議臣亦與蒙　下詢而臣平日旣無講習之素倉卒之際又未暇博考遠引只據家禮所載之

文依樣仰對矣及其以玉堂二臣及金德遠之疏再
承　詢問也適有人來傳外間一種之論以爲帝王
家與士庶不同姑在之文不必爲拘云臣聞之心有
所未安敢申其意於獻議中矣其時左相之劄纔入
未下獻議之後始得見草本臣之所云云非指斥其
劄者不辨而明矣特以其劄亦有不當與士庶一槪
之語故必有疑於臣言之由此而發也然左相劄中
本意只爲全然無服有歉於情理而已至於不必爲
拘等語則前後所未有臣何敢以劄中所無之語意
公然演出以爲侵攻之資哉況僚寀相敬在小官猶

然臣雖無狀職在大臣之列不至全昧斯義一時論
議不害其異同豈敢不念共推車子之義遽以聲色
陵加以自失相敬之道哉本情實狀萬萬不然矣第
臣本非知禮之人而迫於 睿旨强顏論禮已是羞
耻事顧緣誠信未孚遣辭妄率致令僚相不安至上
引罪之章臣誠惶赧無面 朝端伏乞 聖明亟命
鐫罷臣職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因僚相陳劄乞免劄

伏以今此兩局軍兵之停其上番固非常行之例實
出於一時變通萬不得已之舉也目今 國計之窘

民力之竭更無餘地至於各衙門儲蓄亦皆蕩然告
罄外方身役逃故之類旣令查出啓聞不可不蕩減
所減之布其數浩多又不可不充給而無藝不托計
無所措臣常晝夜焦悶矣千萬意外又遭此　大戚
臣於成服之前留直　闕內哀遑之餘念及前頭
廞衛役費之鉅憂慮萬端與淸城府院君金錫冑通
議此事仍以書問及左相閔鼎重則答以諸大臣之
意皆以爲宜故臣又與將兵兩臣往復講定構成啓
草使備局郎持告於左相及右相李尙眞矣備局郎
回傳右相之言而臣初旣聞右相亦無異議故及聞

郎廳所傳泛聽以爲一時然疑之辭且臣適在藥房
酬應煩擾之際不暇致意於反覆歸一徒急於行會
外方使之從書入啓矣及至啓辭 允下右相有言
然後始覺其大錯僚相之議旣有異同而不復商確
直以三公意啓達此實臣昏謬之過不獨下官朦朧
慢忽之罪也僚相旣以此陳劄臣何敢晏然自安乎
仍念僚相所陳念 國勢之艱危恐宿衛之疎虞辭
意切至誠可見其憂深慮遠矣第御營軍之除番非
刱於今日庚辛大侵之歲亦嘗有此例則兩朔減番
恐不足爲大利害至於 輦下留衛之卒則訓局軍

兵數近六千御營別抄武士與京案付軍兵亦近六百精抄軍上番者三百餘名摠戎廳壯哨軍十月以後上番者三百餘名合而計之則多至七千餘名丙子南漢之難衛士不過二千則以今較之殆至三倍矣宿衛之單弱恐非所慮而一千名之軍與其無所事而糜廩食莫如除其上番移用其料米以省民力之爲大益也臣之初見實在於此而然戎政 國之大事也論議之不齊如此亦何可强拂而必行乎今當依 聖教更稟處之而除番之令旣已宣布遽又還寢則中外軍民必有駭於 朝家命令之顚倒矣

此亦臣初不審處之失也臣識闇慮短觸事憒憒乃至於此其何以冒鼎席之首當百責之萃乎伏乞聖明亟命遞免臣職俾無僨敗 國事之患公私幸甚

因災異乞免劄

伏以妖星示警久而不滅衆心惴懼愚智同然而乃於此時又有陰虹貫日之變重暈交戟形象甚凶目今甫除亂逆餘悸未定新罹 大戚舉國哀遑而災咎之慘又至於此不知復有何樣禍機伏在冥冥之中而仁天之譴告若是其未已也臣誠危厲憂慄百

端交中直欲尚寐無吪也嗚呼　國勢之杌陧民生之困悴　朝綱之委靡莫甚於今日而猶幸　聖明在上行義未過典學靡懈求治方切苟能得人以任之則豈患無可救之道哉顧臣謭劣冒居鼎席上之不能匡輔　君德導宣治理下之不能糾率庶僚拯濟良命終年尸素無一稱塞調元贊化古大臣之責此雖非如臣等輩所可冀其萬一而至於召災致異莫非臣竊位不職之罪也伏乞　聖明亟賜策免以答天譴改卜良弼以濟時艱　殿下亦宜益加警惕懋修實德奮發振作毋以衰微而自沮延訪講論毋

以悲憂而或廢操心無間於動靜而必加愼於幽獨
應事無遺於鉅細而必先立乎遠大是非邪正雖貴
明辨而必主乎堅定勿貳慶賞威刑務合法理而必
戒其姑息苟且自方寸隱微之間以至政令施措之
際一循天則毋或以毫髮私意參其間則轉災爲祥
祈天永命之道庶其在斯矣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山陵所用石灰及其他物力請隨宜變通劄

伏以萬姓無福喪我　聖母日月不留　因山已卜
舉國號慕於是益切今日臣子之所可以自盡者唯
在於　廞衛丘隧之事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第

念 國家不幸比歲飢荒八路之民凋瘵已極今此三都監需用之取給於民間者名目甚夥若不有以方便拮据以少紓其力而凡百勞役一視故常或致愁咨之興則豈不大傷我 聖母平日慈覆之厚德哉此又不可不慮者也試以一事言之 山陵所供石灰至於三千餘石今將依例責辦於外方矣臣竊聞去年江都墩臺之役分定石灰萬餘石於海西近邑未及取用旣捧而積置者其數亦多色品且甚精白若是築墩餘殘則固不當擬議於互物闉壙之用矣此則初不犯手與新造無異用之恐無所嫌而然

事體重大任事之臣有不敢建請如蒙　聖明特降
指揮俾得奉行其他物力之可以推移者亦令勿拘
常規隨宜措處則臣之蒙惠必不貲而亦可以昭我
聖上惜費寬民之德意矣臣有此所懷擬一面
稟而登對未易甫竁有期事勢不容遲緩茲敢冒昧
劄陳以備　聖明裁察臣無任悚懼之至

請優容玉堂諸臣仍陳所懷劄

伏以臣日昨伏見　答玉堂劄子政院啓辭之批臣
驚悚之餘不覺隕心失圖也玉堂之臣昵侍　經幄
隨事獻替固其職耳況此劄中所陳皆出輿論本非

一二人之私言　殿下固當翕受而嘉納設令遣辭
之間或有不槩於　聖心此不過憂愛之切自不覺
其言之激發原其本情斷斷無他則　殿下亦宜優
容寬假以彰弗咈之美而今乃大加聲色震薄摧折
使論思近臣狼狽蒼黃觀聽駭嘆氣象消沮此豈
聖世所宜有哉臣忝在大臣之列終不忍噤無一言
而今不暇逐事論辨試以關於　衮闕之大者而言
之
　聖批中特舉追黜配享之論以爲追錄功臣無
前例之證君臣之間謀謨吁咈可否相濟只覩事理
之是非而已若上下各持一事以求必勝有若對舉

者然則所損大矣臣下之角勝於　君父固有罪矣
殿下此教不幾於與羣下角勝乎且　殿下以天
災孔慘之日不念匡救之道責玉堂之臣令日諸臣
無一事一言可以弭天災而寬　聖慮者此則大小
臣僚俱不得辭其罪矣然念人君言行所以動天地
也今　殿下辭氣之發大失和平之則施措之間未
免顚倒之歸以此應天其亦難矣恐非所以反躬率
下之道也勘勳　國之大事固宜熟講而審處雖使
所勘得宜旣勘之後應行之典自有其序有何忙急
之事而前後　處分每出常格之外忽忽汲汲若不

能少遲晷刻臣未知此何舉也古人曰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以　殿下之聖明豈不知此義而一舉措之間自損威重至於此哉臣竊惜之　聖質天縱固非羣下所敢窺測而臣常妄以爲　明睿之過沈潛不足故發於辭令見於事爲者或失之太銳或欠於堅定病根之隨事爲害自至如此也然　殿下春秋鼎盛典學方勤竊意其省察克治以臻緝熙光明之域者必有日新之效而性偏難克之病非所慮矣以今觀之抑恐涵養之功未至偏係之私未祛聽納之量未弘而愚臣區區之憂不但在於一時之過舉

也伏願 殿下平心察理亟示悔悟之端慰諭玉堂之臣俾安其職使中外之人咸仰 日月之更焉趙絅黜享之論臣嘗屢陳於 榻前則今於 嚴旨之下有不敢自安者況臣於追録之事初既爭執而畢竟奉行可謂前後無所據矣至於今日 聖明之過擧節次增加皆由於此則助成過擧之罪臣實有之臣誠慚赧惶蹙其何以自解於公議乎伏乞 聖明將臣職名亟賜鐫罷仍治臣罪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辭免劄

伏以臣宿病之外添感寒疾沈淹作苦已跨兩月雖

蒙 聖慈賜之醫藥而未有瘳歇之勢矣緣臣積殃在身遽喪女息舐犢私情自不免痛毒心神迷亂作一喪性之人數日之中疾勢頓劇壯熱頑痰有升無降膈塞而水漿不入喉閉而聲音全失氣息喘喘若不保朝夕如此而復起爲人誠亦未易自期況可望其陳力從事於旬月之間乎且日者憲府之臣以追勘之誤論劾元勳之臣論功定次雖非臣所主而臣旣終始同參則固宜均受其責況臺啓中有曰從而承順不爲爭執有乖引君當道之義云爾則引君當道大臣之事也臣之姓名雖不入於請罪之中而其

罪名則專在臣身上矣近日多少紛鬧皆由於臣之
誤事則雖微人言已不敢自安而矧今公議之嚴截
如此臣何可靦然冒據於具瞻之地以傷體貌以虧
廉義哉臣卽當自列而遲待臺啓之了當仍遭私慼
令始陳露尤增慚悚伏乞　聖明俯察臣疾病之難
強情跡之難安亟許罷免以幸公私
辭職兼乞遞改誌文書寫之任劄
伏以臣昨者上劄陳籲俱係公義私懇之不容已者
而未蒙　聖慈矜許臣於此惶唄悶塞誠不知所措
也臣之敢辭寫誌之役非故爲應文飾讓亦非如蔡

襄之諉以待詔之職而不欲當也只爲才本非甚病又無以自力故耳不然臣子逡徃之誠雖負土輦石亦所不憚況此筆研之役何敢爲辭避之計乎伏承

聖批視爲例辭臣竊自悼平日言行不能見信於

君父也臣於　仁宣王后大葬之日亦嘗見差此任竟辭獲免臣每欽誦我　先王推誠體下不强其短之德意矣至於今日不得不以此祈望於　聖明也且臣賤疾一二日來變證疊出渾身大作寒戰旋復發爲大熱無日不然至夜益甚寒熱之所交攻元氣幾何不銷鑠也病情之危惡如此陳力就列杳無

其期職事之曠廢已不暇言而方當考績之月臣所兼管應行殿最者至於十餘司緣臣病伏一皆廢閣此不但私分之所不安亦豈不大損於 國體哉伏乞 聖明更加體諒亟命改臣書寫之任移授他人仍將臣本職兼帶並行遞免千萬幸甚

辭職兼陳所懷劄

伏以臣之宿患源委深而傷敗多自分爲終身難醫之疾而見今諸證種種危惡比初發尤甚日臻沉篤之境設令幸而獲蘇豈可望其復起供劇於旬月之間哉前後控辭實出至懇而 聖批尚靳允許每以

安心勿辭爲教臣之病勢如不至此此時何時而敢爲暇逸之圖哉竊恐 日月之明猶未盡燭其實狀也以臣無似値殷憂之會當百責之萃雖使夙夜馳鶩猶不足以少裨涓埃況今委身床席虛帶官銜至於逾月之久豈非大惶恐不安者乎臣一日病伏則曠一日之職務一日曠職則增一日之罪戾罪戾之增只關臣身而職務之曠貽害 國事臣之憂懼悶迫殆甚於疾病不得不復申號籲伏乞 聖慈曲加哀憐將臣職名亟許遞免使重任無曠微喘少延實爲大幸抑臣於病中竊有區區所懷不敢隱默玆用

附陳臣伏見 殿下於領府事臣宋時烈 恩禮之
隆盛固已夐出尋常而至於 慈旨諭召尤是千古
曠絶之異數遠邇聽聞孰不欽聳感歎然而待賢之
道不可以虛禮拘也必須行其道用其言有尊信之
實然後賢者可得以留也當初宋時烈之來只爲一
謝 恩命而旣來之後屢被 聖上勉留感激不世
之眷不忍遽退旋遭 國哀仍膺誌文之任遲徊郊
圻以待 山陵之畢本非有久志也今者幡然赴
朝其所以仰體 二聖虛佇之盛意者豈偶然哉
殿下毋徒以召致爲能事而至誠委任終始勿貳以

爲心膂之託則古人所謂追先帝而報陛下者固宋
時烈今日之職分豈不以事 孝廟 先王者事我
殿下哉不然而徒以禮貌而羈縻之則臣恐終無
以回其遐心也誠宜不拘常規頻 賜晉接事無大
小悉以咨訪又俟寒威稍解日晷漸舒開 筵講學
輒令入侍以資啓沃則 二聖召致之意庶不爲虛
文而其成就 聖德贊襄治道之功豈淺鮮哉昔宋
神宗知司馬光之賢而不能用其言徒欲致之左右
終爲後世所譏議此誠 聖明之所宜深戒也仍念
羣下之不得瞻望 威顏已數月矣政令事務之須

經　面稟者未免淹滯下情已多閼欝而良心之危
疑訛言之煽動亦未必不由於此臣久擬仰請得一
清燕之閒以伸憂戀之私而第以　大慼之餘戒
懼之心未弛都城之內熏染之氣未淨深憂過慮靡
所不至至今趑趄不敢請者盖爲此也然今則日月
寖久雖不得廣接臣僚如平常之時而輔弼耆德之
臣不宜一視疎遠況宋時烈雖以拘忌爲辭身在別
處旣不犯染宿齋豫戒之義又其所素講者則　預
降指揮俾得隨時入對顧何有所妨也伏願　聖明
留心裁處焉

病未赴賓廳之坐乞免兼陳所懷劄 辛酉

伏以 晉接久廢下情悶鬱臣頃於乞免之章敢申此意乃蒙 聖批開納繼以 諭臣速出又 命入叅於新歲賓廳之坐以臣犬馬之戀一望 淸光固其至願況有 聖教勤篤至此使臣之病少可以自力豈敢冥然不動坐違 明命哉不幸賤疾危痼雖蒙 聖慈濟以醫藥而猶未見差效又自數日以來別證旁生頭痛大作眩冒呌苦殆不省事床笫之上亦不能耐坐末由致身於氊厦周旋之地矯望 宸極精爽飛越有生如此不如死之久矣惶隕震怖誠

無所逃罪伏乞　聖慈將臣職名亟行鐫削以嚴
朝綱以安私分不勝幸甚仍竊伏念春者歲之首也
三陽回泰萬品昭蘇布德和令此正其時誠願　殿
下警臣工則用遒人木鐸之徇尊賢士則遵月令禮
聘之義恤民隱則法漢文振貸之詔又必本之一心
以體天地生物之仁建萬善之長恢大公之理要使
政令威刑無一不出於中正則古聖王對時育物之
道不外於是矣程子曰一年有一年工夫又曰不日
新者必日退　殿下即阼今已七年于玆矣果能逐
年有日新之功則　國勢之不振豈至於此哉況今

誅除亂孼廓淸陰翳四方黎庶蘄向倍切此亦　殿下之一初也修德發政苟不有以日新而未免爲日退之歸則大易所謂終止則亂者不幸近之矣天命之去就良心之向背其幾實在今日伏願　殿下念哉念哉臣病蟄瘝曠方且竢譴之不暇而區區芹曝之誠不能自已玆敢贅陳瞽說僭越甚矣臣之病勢如得少間謹當走伏　闕下以請違慢之誅伏惟聖明並賜恕諒焉

請　召遂領府事宋時烈劄

伏以領府事宋時烈之去也朝野缺望士林興嘆臣

忝在大臣之列豈獨無爲　王留之誠哉第以前後
聖諭辭旨之勤篤恩禮之曠絶誠無以復加故不
欲妄有所煩聒矣今則重臣之返亦旣有日而更未
有　指揮又聞時烈已尋南路若以其去之遠而遂
輟　諭召則竊恐　聖朝緇衣之好終有不承權輿
之嘆臣於此不得不一言也夫賢者之出處關時重
輕爲世法程不惟上之人所當默察其去就之幾在
賢者自處之道亦不可不審其宜也時烈今日之退
以常情揆之未見有可去之義而然且決去不顧者
必自有其義而非衆人所敢知也第其告退之章書

啓之辭終始歸重於引年一節此則亦有可言者矣七十致事固是禮經明訓而其下又有不得謝之文韓愈之言曰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此可見古聖賢斟酌人情時勢務盡其通變著以爲訓於世非欲一切斷之爲不可踰之大閑也自三代以下降及後世雖年過七十或至八九十而若其德業位望爲國家所倚毗則上不肯捨下不敢退者何限而未聞其有傷於禮義也況今　國勢之危不翅綴旒　朝廷之上心膂無託以時烈受　三朝不世之

恩荷 二聖非常之眷任賓師之丕責爲士林之宗
主而其可使徒循常禮自屛於寂寞之濱哉在昔
孝廟初載臣之祖父文正公臣尚憲與先正臣文敬
公金集俱以大耋之年退處山野而仰承 孝廟大
有爲之志復起造 朝于時時烈亦同被 徵召未
嘗不以世道相勉也時烈於臣祖父與金集常事之
以師豈以其身之所不願而勉於師友之間哉時烈
之意雖不欲自比古人彼古人者其心亦何嘗曰我
有德望可以留輔國家云爾耶只是度時量義有不
忍引退也此則時烈謙讓之過也臣愚以爲更以

此義申申 懇諭以勉回其遁思而期於復致 朝端有不可已也抑臣又竊伏念自古人君之於儒賢其侮蔑疎斥者固所不論雖其知所尊慕者其始也禮貌非不至而及其招之不來挽之不留施之不見報則鮮不至於怠倦甚或繼之以憾怒便以爲賢者無益於實用遂並與一世之士而厭薄之如是則乾道日亢正士日遠而國事無可爲矣臣固知此非所可戒於 聖明者而然其區區之愚不能無萬有一慮也伏願 聖明並賜澄省焉

臣方具此劄未上卽伏見宋時烈上疏 批答之

辭慰寵有加嘉納其言敬賢從善之美誠足聽聞而第未有更召之　旨豈以歸意已决不欲敦迫而然耶昔我　宣廟之於先正臣李滉雖勉許其歸而猶且勤召不置此可爲今日之法也乞留

睿念

因尹趾完避嫌論吳始壽獄事曲折仍乞鐫削職名劄

伏以吳始壽獄事終始按治者臣也凡有得失臣實當之自兩司有並鞫諸譯之請物議之不快於治獄已可見矣臣誠有不敢晏然者嘗一自列於　前席

而亦不敢索言爭論以傷事體黙黙隱忍盖已久矣昨見大司諫尹趾完引避之辭不覺危怕駭悚以其語意觀之雖不指斥臣身而臣之誤斷重獄之罪自有難逃於其間何但不敢晏然而已臣於此不得不一言辨破仍陳難冒之勢也夫始壽之事實是古今所未有之變而其人雖無狀亦嘗備員大臣則此豈非 國家之大不幸也若按治之際徒懷憤嫉之心而不思明慎之道則不唯受罪者之有所鳴寃其在 國體亦恐損傷非細是以前後推覈不厭煩複其所援引雖涉不緊一出其口舉皆逮問及其證左無

憑辭窮情得則 聖旨赫然特下嚴訊之命而臣與
叅鞫諸臣竊以爲始壽罪犯上關 先朝則治之以
鞫逆 聖意有在而輕加栲椋猶有所不忍亦不無
爲 國家顧惜者敢請姑寢 成命而拿問同行之
監司與聞之兵使又就始壽前後供辭中自相矛盾
者摠合而究問然後又與朴廷藎兩造對辨則情僞
自見肝肺畢露雖以其善於巧飾而終不能掩其沮
寗之狀特其遲晚二字不發諸其口耳到此地頭無
復有可恕之道而已下之刑推更無可以請寢者無
寧因其情犯之已著者而酌處以 賜死猶不失討

罪之與而亦不違於古昔盤水加劍之義臣與諸大臣意見既如此而禁府三司與問事諸臣之議亦皆僉同故遂相與請對陳稟而　聖明又各賜詢問特降裁處此其獄事顚末而　聖明之所洞察也　賜死命下之後臺諫之請以嚴鞫固是執法不容已之論而顧乃耽延時月生出别㨾新見至請並鞫已推覈之諸譯凡按獄之法本無元犯證左並鞫之例諸譯之罪只在於語言曲折之間詐不以實而初無關於獄情肯綮則只以其罪罪之可也必欲與始壽並鞫終未曉其意義若非致疑於始壽情罪之有可恕

而按治之不以法則豈有此等議論哉然鞫廳事秘
爰書文字非外人所得見則容有未及詳其實狀而
致此疑貳之端左議政閔鼎重之請以文案出示者
盖爲是慮也及其出示文案之後或有稍解前惑者
或有猶執已見者人之意見各異固不可强使之同
而至以不待自服直爲 賜死爲一大失體枉法之
擧立異引避不欲與其論此殆近於全不曉事者之
見誠不滿一哂也若使始壽自承其罪則固當快施
邦刑何必區區酌處爲也且此 賜死之擧亦豈
無於古而創始於今日者耶雖以我 朝已事言之

安老無擇之　賜死仁弘賊烓之正刑又何待於自服耶此雖不足多辨而亦不能無恠於三司言議之不審也今此跐完所以立意遣辭者尤有眩幻難測而其所謂言根是異國之人證左又象胥之輩者是擧其獄事都歸之於虛妄不可信之地也始壽之罪初出於假託異國人之言而當初　慈聖親降痛迫之教至欲辨誣於彼中則何可以異國之人而不爲究覈其言根乎況臣强之說本無與於致祭彼中之所不聞而孝禮敢以是傳播於我　國孝禮之所不言而譯輩敢以是做出言及於始壽者此皆不關於

渠輩一身之利害則實是事理之萬萬所必無也天
下事理自有灼見而難誣者又何可以異國之人象
胥之輩而不之信乎此是始壽勢窮語屈之後所藉
以爲口實者而今趾完又敢執此以爲斷案實與始
壽之所自謀者如出一套所以爲始壽地則至矣臣
未知其於義理果如何也且如趾完之言言根證左
皆不可信則始壽之罪都無事矣又何必栫棘於荒
裔而其所謂人情之同嫉者何事所謂明施典刑者
亦何罪也其亦異矣至於必爲日後是非之端云者
尤非臣淺慮之所及也昔宋元祐初年有以他日之

禍諷司馬光者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臣竊
嘗以爲人臣事國之道但當以此存心隨其義理之
所在處之必當而一切禍福利害置之度外可也若
先計較將來之事唯以苟且姑息爲務則其害必至
於義理晦塞姦賊覬覦而君臣之大倫國家之大法
擧將斁滅無餘矣臣之妄憂正在於此不敢爲一身
日後計而雖以 國家事言之過存後慮先自畏怵
威刑擧措未免顚倒則徒使 國體反輕人心靡定
而終必有難言之悔豈不大可懼哉然如趾完者官
以諫名而倡爲此超凡之論以資邪說之肆行則目

前之憂已足寒心日後是非又何暇論也大抵以趾完之所論究其旨意則凡按治始壽斷以 賜死者其罪未免於借重異國之人構殺近 君之臣矣若論其罪臣實爲首臣之昏庸病劣不堪久據鼎席固非一端而於此益决矣臣數日間病勢頓劇情跡之難安又如此不敢冒赴 闕下今日賓廳之會緣臣廢闕尤不勝惶惕伏乞 聖慈亟命鐫削臣職名以正臣誤斷重獄之罪以謝物議以嚴 國體千萬幸甚

答曰省箚具悉卿懇噫始壽做出罔測之言一以誣辱先朝一以實逆柟臣强之說事之痛惋莫過於

此抑亦神人之所共憤也及其鞫聽對辨之時姦狀畢露更無隱情之可問者而特未渠自承款而已斷以逆律未爲不可而參酌賜死固出於從輕之典也厥後貸死還配之命豈以始壽罪犯有一毫容恕之端而然哉實欲仰體 慈聖好生之盛意耳今者趾完身居諫長當此臺論方張之日挺身立異敢救解誠甚駭異也於卿有何引嫌之理乎適緣疾恙不得進參尤無所傷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副予望

因旱災辭職劄

伏以旱災切迫 聖心焦勞親諸社壇以行桑林之禱遍宥將事致虔圭璧至誠所感誠可以透金石而格豚魚矣千里之雨庶幾可致大小臣民莫不顒竢而奈何陰雲旋解細霂驟止杲杲之日熇爍彌酷舉

國生靈億萬喁喁之命無復有孑遺之望矣臣未知今日　君臣上下有何獲戾於仁愛之天而遭此焚惔之慘也一介微臣唯有熏心煎腸日夜皇皇而已噫今玆之旱非如流行代有之災恐是　國家存亡大氣數之所關雖未知何咎之所召何策之可弭而竊伏自念臣之萬萬無似忝長三事周旋廊廟今已過一朞而了無一籌半畫可以裨　聖德而救民生馴致　國勢之杌隉庶政之頹墮日甚一日內而是非無主體統壞亂而朝論乖矣外而積弊未袪怨讟朋興而邦本搖矣以臣力量以臣智慮濟此屯難固

非敢冀而旣竊其位未效其責又不能早自引退則安得不召災而致異也昔宋司星子韋所謂天變可移於相者在今日誠然臣直欲以一身代巫尪自暴於烈火之中亟就死滅以塞天怒而謝民怨也縱不能然亦何敢仍冒匪據以妨賢路以曠天職以增國人之怨詈哉伏乞　聖慈亟命鐫削臣職以爲應災之先務不勝萬幸且臣日者隨諸臣入侍伏承　下詢弭災之道臣略獻瞽說以爲今日　君臣上下必須打破一私字然後　國事可做天怒可回而　聖明亦有開納之意至以此面諭諸臣勉以痛革私意

臣退而莊誦　聖教竊以爲　聖上之飭勵臣隣如此則其所以躬先建極者必有以大異於前日矣臣於近者偶得見戶曹啓下文書衿川人盧昌漢墓地之訟　聖明處分有未得其當臣不勝其慨然也所謂宮家柴塲之無文券雖以久遠爲諉而量案所載只是田土則不可與山麓而混歸之於折受之地者亦已明矣況盧家入葬已過三代曾莫有禁斷者則到今遽令掘移其塚墓實非法理所宜夫生人之破家失業亦王政之所矜恤況此近百年許多朽骨在法不應掘移者一朝而驅出蕩析不得保其丘壟則

其所愆咨豈不足以感傷和氣也舉此一事他可類推臣恐四方之人有以疑　聖上之偏私而竊議之也目今逢天癉怒民將盡劉凡係一政之施一令之發務宜加愼使出於大公至仁而似此舉措猶未能處之無偏則其何以表率羣下以圖平明之治乎臣不敢以其事之微而遂弛憂愛之私輒敢昧死言之惟　聖明恕其僭妄而財察焉則實爲幸甚

因蘇斗山事乞免劄

伏以臣方病伏乞免本不當與議　朝政而頃於蘇斗山之爲北兵使也適因僚相問及以私書有所往

復矣今者臺論峻發至斥以顛倒僚相旣上自劾之章則臣誠慚悚獨安得隱默而已乎臣於斗山不曾深知其人而向來久在南中稔聞其所經巖邑治績尤異人皆以風力才局稱之臣於是始知其才之可用也旬宣儲養之請雖自僚相發之而臣固無異見此旣格於物議則欲一試邊閫者亦臣之意也且臣嘗奉使北路而還備知其形勢民情莫如用文帥以兼牧禦之責以此建請於　朝矣到今北邊之事益多可憂不可不一番整頓必欲以文臣畀閫寄者實臣之平日所恒言也今番以文臣被薦者獨斗山一

人而他人之才優而可擬者倉卒未能思得斗山雖因其引嫌新遞灣尹而邊帥差除異於他任廟堂薦人之規雖罪罷者無拘則恐不必以一臺官未必是之言守若絜令而廢棄可用之才故臣旣首發而僚相以之薦聞矣致令羣情怫鬱層節轉加皆臣之罪尚誰咎哉抑臣竊念中人以下鮮有全才周公之戒魯公亦曰無求備於一人則上世猶然況於叔季乎至於國家用人貴在舍短取長是以禮經亦有去貪去詐之訓目今艱虞孔棘人物眇然菅蒯溲勃之微皆宜收蓄以需任用雖其真有疵累而苟其才之可

惜則在所不棄況末世之毀譽有未必盡公者乎然人之聞見各異或隨其所聞或據其事體循例論列容或可也從而捃摭日新其說有若角勝之爲則此豈平心公理之發也臣恐以此道而求人才雖有賢於斗山者亦無以致其用也臣徒有惜才之意不覺失體之歸終無益於用人之實而只惹臺閣紛鬧之端卽此一事亦可見臣之不堪荷冒矣伏乞 聖慈將臣職名亟許鐫免以謝公議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承 別諭陳情乞免劄

伏以臣之呈告乞免非敢恝視 國事爲私便之圖

也非敢忘負　聖眷爲决退之計也亦非敢怵畏言議嫌拘形跡爲斂避之地也只以痼疾日劇陳力無望冀欲得釋重負少延餘喘上以無傷　聖明生成之仁下以無重微臣尸竊之罪而已斷斷此心一毫非他而　天鑑不諒尚靳俞許臣方且憂惶悶塞有不敢晷刻自安者不意昨者　特降御札使近侍來宣諭之以　國家艱危之勢責之以臣僚憂勤之義至舉冑筵之微勞南荒之已事所以開示　聖心慰寵賤臣者夐出尋常其丁寧惻怛之　旨眞可以感豚魚而泣鬼神矣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實是千古

之所罕有臣是何人敢當此不敢當之　異數哉拜
稽莊誦旣感且悚終之以　先王末命爲　敎而勉
臣以古人追報之道則讀至於此尤不覺失聲而抆
血也臣本至愚極陋百無一能而蒙　先朝不世之
恩被　聖上曲全之德實與天地同其隆厚則頂踵
髮膚罔非　鴻造滅身沈宗亦所甘心雖微　聖敎
一念圖報曷敢忘斯須哉顧臣才具凡短學術空疎
無以匡輔　聖德贊襄治理以少塞其職責常恐未
效涓埃遽塡溝壑以孤負　兩朝之恩渥唯其識慮
所及筋力所逮隨地殫竭不以夷險死生致異者卽

臣之所自期而亦臣報 國之職分也奈何臣之不幸病纏膏肓識慮日益昏筋力日益悴無復當官任事之望而到今眞元已耗危證疊出頭痛之作苦已經數旬歷試數十服藥而猶不效又自數日以來胸膈大痛痞結牽引呻楚難忍往往至於窒塞以臣羸過位極之身遘此奇疾於衰暮之境自分鬼事非遠雖欲更造周行以展奔奏之勞其路無由命之窮矣躬自悼矣不然臣雖無狀亦非木石承此曠世之
恩命何敢頹然不動自速 嚴誅哉至於 國計民事臣雖病伏亦何敢忘其憂哉況今惡風爲災秋氣

催寒旱餘禾稼其將靡有遺穗矣念及民生食不下咽而臣虛帶相職曠日瘝官不能以一籌半畫仰賛救民之策臣之罪戾益無所逃伏乞 聖慈俯察臣病重實狀亟賜遞免以幸公私且臣待罪藥房直宿問 安固其職分頃於 大王大妃殿違豫之日有何一分可紀之勞而濫蒙廐馬之 賜實非所安並乞還寢 成命以重賞典不勝祈懇之至

乞遞兼陳所懷劄

伏以臣久病阽危藥餌醫窮幸因灼灸略有分寸之效適値 練祭旣迫 乘輿將駕義不敢帶職退伏

顛頓狼狽有不暇自恤扶曳一出以爲隨班展哀之計而連日勞攘作中薄寒諸證添劇氣力殆盡擬於今日開坐備局而病發還止若此而其能陳力從事乎臣黽勉冒出旣不得專意調攝又不能自力奔走深恐終無益於 國事而只促其身命也且臣昨伏見備局請罷湖南宮庄粘啓 判下之教辭旨大欠和平臣不勝驚悚伏惟 聖德淸明廓然大公而獨於此等事未免偏係之病誠有不敢知者今日 處分又如此此豈羣下之所望於 聖明者哉宮家設庄固不可已而亦不可全無限節貽害生民今若以

邑牒民訴一歸之瞞告而　先朝定制亦無復拘礙則宫庄之開殖不患不廣矣其如　聖德何其如民怨何今之欲損踰制之宫庄者豈有所利害於其身哉只欲以利　國家也利民生也則雖謂之當今急務可也今　聖教以此爲趙世煥之罪查出　上聞雖出於道臣覆題請罷臣實主之則此皆臣之罪也臣於此有不敢自安伏乞　聖明憐臣病狀察臣情懇亟許遞免公私萬幸且臣於任奎編配崔商翼拿問之事竊不能無惑欲趁入對一陳而臣今病辭不得不畢其愚焉奎旣受任藩臬知沈楫有不善狀而

不即據法按劾及其私彈歸也颺言爲楫所陷而始暴楫罪犯於辭疏之中前後舉措節節乖謬以此爲罪固無可恕者矣第其所告隱結事得之於楫所自爲之文書非奎所做出則設令奎意在修郄 朝家事體只當即其事而究實也況奎在南之日欲啓聞請罪爲人所止而不果此則搢紳之間亦多有知之者其非始發於遞歸之後者亦明矣雖然使楫而毫無過犯奎而白地構誣則彼此立落自可較然矣楫之擅用千餘結無論公私自有其罪而至其供辭中數百結之無置處物情有未能釋然若奎所失只在

於處事乖謬則奪告身之律亦不爲輕矣況楫不顧
上下官之分互訐奎失亦不可謂士夫美習則今獨
繩奎以陷人之律豈非大失輕重之平者乎崔商翼
因嫌論人之說臣嘗有聞亦甚駭訝特以未詳虛實
不敢輒發於公誦使商翼而有是則誠是 清朝士
大夫之羞辱何可無懲礪之擧也然臺官下獄有傷
事體況一邊行査是其事之虛實猶未辨也實狀既
著直施重譴猶且未晚何必徑加逮問以壞 國體
而啓後弊乎言路爭執非爲商翼一人地則宜 聖
明之深思而審處也臣於向者請並拿奎楫而覈其

事者其意欲望　朝家處分之得當而輾轉至此終
爲過中之舉則妄言之失臣實難免又此冒進瞽說
罙增慚懼惟　聖明之財察而進退之

陳情劄

伏以臣伏蒙　恩由今將歸掃父母丘壠感篆已極
而抑臣又有一段私情之慘切者不得不干瀆　宸
嚴死罪死罪臣有一女早鍾舐犢之愛不幸去冬夭
歿葬在畿內衿川地去京僅一息程而緣臣繫官東
制初既不得親見其入土荏苒周歲無由一展繞墳
之號爲人父之道到此盡矣一念慟結誠有人理所

難忍者今臣旣受省墓之暇倘賴　聖慈許令因便往來則彼此迂回不過淹延一二日而臣之情事庶得以少伸矣臣固知格外煩籲罪極僭越而竊念君臣猶父子也子之於父何情不達昔朱子在漳州喪子爲理葬事申請于朝去郡乞祠以歸以此推之臣之今日祈望恐不至太猥也況臣遭遇　聖明蒙被
殊恩眷顧軫念無微不體則臣何敢自阻於　閔下之天而不終暴其衷懇哉兹敢冒死陳露惟　聖明之垂恕而矜許焉臣無任惶懼戰灼之至

因宋光淵疏斥乞免劄

伏以臣日者入侍略陳一二瞽說仍及近日違牌闕
直之弊遣辭之際偶擧光海朝主弱臣慢以底滅亡
之事區區愚意欲望今日上下取以爲殷鑑警戒加
勉而已寧有敢以　君父而擬之昏朝以左右諸臣
而比同於亂賊之徒者哉臣雖無無狀決不爲是也
聖明不以此罪臣亦必有以諒其無他也及見宋光
淵疏本至以橫加汚衊待近臣太薄爲辭臣不勝瞿
然也夫以大舜之聖而禹之進言猶曰無若丹朱傲
後世人臣或有比其君於桀紂者臣之於君告戒尚
然況於同朝之間責以無若昏朝時事庸何傷於相

覩之道哉然使臣誠信素孚於　朝端則一言之發
豈至於疑怒至此哉此實臣之罪也且臣以　太廟
大祭宗班稀少事有所陳達旣退之後注書錄其說
話問議於臣　聖教中查出罷職一款臣誤記以爲
科罪抹改罷職二字以還矣竊聞以此致勤　嚴旨
至有推考之命緣臣昏謬使注書枉被　特勘臣誠
惶愧尤不敢自安也臣一造　前席負此兩失其觸
事顚錯之狀亦所難掩伏乞　聖明亟賜遞免以安
愚分實爲幸甚

因朴泰輔疏斥辭免劄

伏以臣伏見校理朴泰輔䟽本其首尾條列陰議顯斥者無非愚臣之罪也臣誠惶駭慚懼有不敢自安者而亦不容終無一言也夫聖廟陞黜事體至大而以臣蒙學淺識猥當 淸問妄有所論列其僭率不韙臣亦自知其罪識者之誚責烏得免乎第臣獻議中所陳黜享諸人優劣之辨去就之宜自有史傳所載先輩所論臣不欲費辭多辨而只以馬融一人言之其貪濁之狀未論其虛實至於爲梁冀草奏枉殺李固當時梁太后責融之言亦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則後之人雖欲曲爲掩護有不可得者矣好善疾

惡人心所同以融之黨姦凶而害忠良忝輔奚獨不知其可惡也然其疏匿此一段而强爲分疏必欲比同於戴聖以黜融存聖爲不得其平此實非常情之所及豈其急於斥臣之論而不覺其終歸於失好惡之正者耶大抵此事旣曰聖人君子者出而當議禮制度之任然後始有所釐正云則雖有學識地望百倍於臣者猶不敢任釐正之責况以臣草草意見妄議僭論其罪不旣大矣乎其所謂今日臣隣識慮不遠不能輔導 殿下崇謙挹之德守愼重之道等語眞是切至之論而若論其不能輔導之罪則臣實爲

首其何辭之自解哉至於李端夏事臣亦與有罪焉臣之於端夏開釋前失者臣也請委史事者臣也薦授銓長者臣也而終使端夏大顚頓以歸史事潰裂亦至於莫可收拾此皆由臣以誤之也臣安得免其罪哉端夏爲人長於文學固人所共知而若其秉心公平至誠體　國則臣嘗以爲今世鮮有其比雖有過誤本情可恕此臣所以前後薦進於　上者也至其憲長時疏陳之辭臣則知其只出於憂　國惜才務祛積弊之意而雖其不知者謂之事體不當則容或有之今泰輔直斥其心術至以求媚上下爲罪案

同朝之間何其不相悉之甚耶臣曾於驪陽府院君
閔維重之兼本兵也旣請許遞其任而又以仍兼備
局爲請誠以艱危之會不比平時常規有難盡拘兼
綰之務有異實職前事亦有可據惟其 國事爲重
不暇顧他嫌也端夏所請其意豈異於此哉以此爲
罪則臣宜與之同科此亦臣之所不敢自安者也伏
乞 聖明俯察臣罪之非一物議之至嚴將臣本職
及實錄摠裁官之任亟先鐫免使愚臣得免於大何
國事不至於大誤不勝至願抑臣竊念泰輔職在
論思有懷必達其言雖失於矯激亦自有可取此在

聖明裁擇取捨不宜過加摧折而　聖旨嚴峻至
罷其職　經幄之臣以言獲罪有駭聽聞且開後弊
況末俗易高衆論多歧似此言議不止泰輔一人則
爲今鎭靜之道必須是非之辨包荒之量兩得其宜
然後　國家終受和平之福矣不然而　處分太過
譴罰太遽則深恐物情不平紛鬧未已而益增其不
靖之端也臣私憂過慮不得不並陳惟　聖明之深
思而財處之幸甚

文谷集卷之十三

論句文
小